

學校適用

魯濱孫飄流記

上海

崇文書局出版
中原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五版



總發行所
分售處

原 著 者
譯 者
出 版 者
分 發 者
印 行 者

上海
棋盤街
中原書局
各省大書局

河南路

中原書局

中原書局

廣州崇文書局

崇文書局

無錫嚴叔平

Daniel Defoe

白話魯濱孫飄流記

中學課本

並精裝二冊定價大洋八角

中學白話課本

魯濱孫飄流記上卷

英國達孚原著

無錫嚴叔平演譯

第一章

我魯濱孫是一個英國人。我母親生下我的地方叫做約克城，那時候是一千六百三十二年。我家原來是一家積善人家，雖然不算約克城裏的土著，但我的父親是布利門人，在這裏居住久啦，亦就同本地人差不多了；早年在赫爾地方住，經過了許多次的遷移，末了才到這約克城來。我的先世是個富戶，一向獨自出資本做買賣，後來賺錢多啦；我父親就丟掉了商業，在城裏建築所住宅，把我的母親娶過來。我母親家裏的氏族是魯濱孫，原是個有名望的人家；我起初隨着母姓，起個名字，叫做魯濱孫柯洛尼爾，無奈把英文繙譯

起來，字音總不能恰準，從此我就叫做柯洛蘇，這名字傳了出去，那些認得我的，通通稱呼我柯洛蘇。

我上頭還有兩個兄長；一個是做兵官的，駐紮在佛地山的山腳下，那一枝兵是名將洛哈德統率的，洛哈德在丹克爾地方同西班牙打仗，我的長兄就陣亡了；第二個胞兄，自從那年一出門去，一直就沒有回來，我的揣摩我兄長的蹤跡就同後來我的雙親揣摩我一樣，簡直決不定是好是歹。

按排行推起來，我是行三，自幼兒我父親總沒有把商業教我，我腦筋裏邊裝滿的，盡是些浪蕩子弟的思想；但是我父親的品性，是極方正極謹飭的，他教我些應世的學問，什麼家庭教育咧，國家公學咧，有時亦教我些法律學。無奈種種學問，沒有一樣合我的意的；我的心裏就是一心要想去飄海，那麼講起來，就算是我的家法同我的心思，是剛剛反對的。我非但不聽我父親的

教訓，就是我母親那樣痛切憐愛的說話，我亦祇當他耳邊風，此外至親好友，沒有人能穀阻擋我的行動，那更不消說了。這樣看來，好像我的天性，祇配的乘長風破萬里浪，況且我的磨勵我自己，遇事總是望艱難險阻裏頭走。可憐我父親是公正人，亦是聰明人，常常教導我些良法美意，我總是同他反對。

有一天我父親把我叫進臥房去教訓教訓，因為他正害瘋癱病，懇懇然的對我說道：『兒啊！你到底是什麼宗旨？為何這樣拿不定？倘若你一定喜歡遠游，那就要離開你父親同你自己的釣游熟地啦。你可知道這裏地方固然偏僻，祇要你能不走，亦可以想法子，教你增長學問。況且有你前輩積下的財力資助你，那你的功用亦就未可限量。你能聽我說話，真正一世吃着不盡咧！你想想那天下豪勇之徒，原來都存了一個不怕死的心的，但是中間遇着了安樂適意的地方，他難道不曉得比較比較，是死的快樂，是富貴快樂嗎？』

你要知道這冒險遠遊，是一件好勝圖空名的事，到了終局，不歷盡千辛萬苦不能成功；就使能成功，乃是倖倖，不是常理。你一定要達你的宗旨，那就吉凶各半，同你的本分是不合式的。我替你想想，你是一個中等人材，怎麼不取那酌中的行徑，圖你的安全快樂？不攀高，亦不下賤，在你亦可以滿意了。爲父的這麼大年紀，閱歷過的事情很多，看起來凡是做中等人的，一定多安逸，少禍患；況且享盡和平之福，同那悲慘的景況，隔的很遠。艱難重大的事情不去辦，身體亦就容易保全，不驕不狂，最合世故；一切貪黷忌刻，像那上等社會人所犯的習氣，心中一概沒有。你要能穀自己思索思索，就曉得這裏頭的趣味咧！況且其中還有種種的要訣。這種人的舉動名爲中庸派；一大半人多參不透此中奧妙，亦有人入了這個門，不能守的；亦有一時能守，不能經久的；真是可歎。我這聽說古時候王帝，到了國破身亡，大難臨頭的時候，才發狠說道：

「怎麼我這一生，偏偏生長在這帝王家呢？」想他當時的意思，祇羨慕做一個中等平民，不享大福，亦不受大禍。這話一傳出來，那般有智識的人，多奉爲度世金箴；總守住了明哲保身四個字的訣，但願上帝賜福，教他處在不貧不富不榮不辱的地位，於願就足了。

你真個能把爲父的說話，仔細想想，後來必定會懂得內中的況味的。世界上遭着奇禍大辱的人，不是那絕頂的聰明，就是那完全的下愚；偏是中等人庸庸碌碌過一世，碰不着什麼禍害。況且平平穩穩，沒有多少的變態，亦沒有什麼不稱心的事來犯他，他的身體靈魂，永遠和平暢適；不像那般人外面勉強支持，天天盼望得着意外之福，豪奢宴樂的過日子，到了後來，窮愁寂寞，連菜根粗飯都求之不得，圍繞在他身旁的，就剩那苦窘同怨恨，這等境遇，豈不是他自找的吗？反過來看那中等人，總是安樂處世，好像是無數的福緣善

慶堆在他一個人身上，該他享受的樣子；再看看那中等人家的女奴，倒亦寵辱不驚，受福不淺；因為那中人家，節用省事，外事既不來紛擾，疾病等情，自然不犯。一個人除去了矯抗的習氣，在合羣一方面最相宜，事事都能穩妥。凡別人所享的快樂，他多享得到，好像老天爺專心聚集這個奇福，來對待這中等人的；中等人所走的路，是坦坦平平，一直到老，自己並不覺着，受不着肩挑脚奔的苦，同那奴隸的途徑，相去很遠；就使偶然有一兩件煩擾的事，亦不至於攪亂他的靈魂，教他不安逸。

總而言之，這個中庸之道，是七情都不能亂的，亦沒有殺機慾火，來煉逼他；終日的雍容和霽，像冰橈溜在冰面上一樣，他五官接觸的是和順甜暢，那裏遇得着什麼辛酸苦辣，心裏何等快樂，在閒靜中間參考世故，天天可以增長他的智識，你想天下的學問，還有比這個更勝的嗎？

父親說完了這話，又把訓詞來逼我，要打動我的戀愛心，說我不該拿性命去嘗試那艱險，弄到將來墮入悲慘之境，把天賦的生命，安恬的境界，拋棄在風波裏頭。我聽了父親這番話，心裏暗想道：他老人家話雖如此說，但是他心中，亦早曉得我的主意，是同他反對的；所以一遍一遍說了一個沒有完，並且指點我說：「你一世吃着不盡，不消打別的主意；我已經積儲了這許多的產業，要把你領進安樂鄉，像我教你的這番話。倘若你以後不能自享安樂，那亦就是你的自取，不關乎什麼天命同運氣的就是我亦對你無可如何；我到了這大年紀，對於家庭的責任，是已經完了的，你倘若再不改，恐怕在我眼光裏，還要看見你前途的苦境呢！」我父的這話，要當真依他做去，安守本分，不妄舉妄動，那就保得住沒有悲哀的境遇，貽先靈的隱憂，亦用不着臨命的時候，如此惶急，給那麼多的教訓了。

後來他老人家又說道：『我是老啦！你長兄戰死沙場，正是好勝不安分的下場頭；爲父的亦曾苦勸過他，總滅不掉他的氣燄，簡直就叫做少年氣盛，不死不罷休就是了。現在一莊痛苦沒有痛完，又要輪到你頭上，你難道就看我這樣擔憂，一點都不動心嗎？你要稱你的心，將來亦會到你長兄那條路上去；上帝倘不賜福與你，到了那大難臨頭的日子，就沒有人來救你呢！』

我聽了我父親一番教訓，後來思量思量，真個像有豫兆的，暗裏佩服他老人家有先見之明；不過私下估計，他老人家怎麼能料的這樣準呢？我當時看我父親那說話時候的形像，兩眼眶的淚珠索索絡絡的不斷，說到長兄陣亡那件事，那眼淚直迸出來，如泉水一般，悲傷到了極點；我當時還以爲老人家不至於悲傷到這個地步，不料他說到這裏，他的聲音又止了一止，不多時又說道：『爲父的胸中覺得阨塞的很，不能再說了。』到了這一步，我心中亦

有些感動，自己怪自己，不該打這個錯主意，打算一生一世，遵他老人家的話，把遠遊的念頭滅掉，從此安居樂業，謹奉家教，做一個安分平民。

無奈幾天以後，老皮氣又發作了，訓言漸漸忘了，心火漸漸發燄了；隔了幾個禮拜，又決計要作壯遊啦，不過那時候還有幾分繫戀心，不敢一走就走。我起了一個主意，把這話私下先告訴我母親。那時我母親安住家中，心意間很安適；我趁這檔兒，上前對他說道：「兒立了一個遠遊的壯志，打算去周遊天下，看看世界大勢，不能穀永久悶住在家裏，祇指望父親老人家允許，不要壓住我的壯志才好。兒今年已經長成十八歲了，學生意想做官，都太晚，來不及了。倘若要逼着兒幹什麼事情，兒的野心收不回來；還是要望雲海茫茫中尋生活去的。你老人家能穀在父親面前說說，允許兒去這一回，餘下再沒有別的指望的。兒去了回來，孝順雙親，侍奉到老，亦再不自討苦吃，出什麼遠門。」

了！我說完啦，還發一個誓說去了回來，我還要格外勤謹，把我遠遊時廢去的光陰都要我回來的。

我說到這裏，母親聽了，就非常的悲慟，回答我說：『我怎麼能把這話告訴你父親？就使說了，亦決不肯聽，徒然把他的病加重些；你父親閱歷何等深，倘若准你去，就是害了你，你難道不曉得嗎？況且你父親這樣開導你，你應當悔改，怎麼還把這個念頭，攔在心上呢？你要知道遇着禍患，沒有人來幫助你的啊！』我暗想道：父母總有愛子之心，要他們二位老人家允許，是萬辦不到的事。母親愛我比父親更切些，那裏還能在父親面前說准這個人情？

不料母親當時固然沒有允許，過了些日子，當真把我的說話對父親題起來；父親聽了，很顯出心中不安的樣子，歎了一口氣，對母親說道：『這個孩子倘若肯守在家裏，還怕缺了衣食嗎？現在他決意要出遠門，將來的苦難，

就不可料啦！你替我想，我這般痛惜兒子，那裏肯放他遠去，教我早早晚晚淒寂想望呢？

此話說過以後，差不多過了一年，他二位老人家對我稍微放些心，不那麼緊防我了；就有一句兩句教訓，我總是裝聾子不理他，並且抽空兒把這遠遊的樂處，說給他二位老人家聽聽，教他知道人生在世，做一切事業，再沒有探險快活的。

有一天我到赫爾地方去遊玩遊玩；這回是碰巧一去，並不是打主意要逃走，不知不覺的，已經走到了。路上遇見一位朋友，他正打算搭他父親的船，飄海往倫敦去；意思問要我同走；好像老船戶騙人飄海一樣，說並不要我出什麼川資，我到了這個時候，亦來不及商通父母，心裏想道，我走後他們必會知道的；匆匆忙忙，並未求上帝保佑，亦沒有祝禱我父母的安寧，還顧得到那

些意外之變嗎？說走就走，那後來的怎麼樣，就聽天由命了。

第二章

一千六百五十一年九月一號，我就動身，搭船到倫敦；世界上冒險的少年再沒有我那麼猛浪的，亦沒有像我那樣長期遠行的一隻大海船，不多時就出了韓相口，風就一刻大一刻，浪亦一陣高一陣。我從沒有走過海，眩暈到無可如何，心肺大震，生怕傾刻間就有性命之憂；私自懊悔，不該這樣輕舉妄動；迴過心來一想，天意實在公道，拿這樣的慘罰，來處置我這個逆子，真正恰得我很；況且我把雙親的苦心酸淚，悲傷懇切的訓言，一概不理，這個不孝的罪孽，真叫做擢髮難數；千頭萬緒，一時都奔湊在我心的腦海裏頭，窘急到不堪言狀。苦境還沒有到極點，心裏已經這樣七上八落了。

那時間風颶益發加大，那山一般高的海浪，就掀盪起來了。臨上船的時候

候，那裏想得到有這種情景；這時頭暈更不能支了。在當初我不過打算看一看汪洋萬里的海景，不料一動彈就有這等苦吃。眼看得再有一個大浪來，船身就要打滾，沉沒在浪槽裏頭，那還有上岸的指望嗎？我在悲戚之中，着實自怨自艾，私忖得上帝若能赦免我罪，免我一死，教我能穀腳踏着一塊乾土，我亦就願意孝養雙親，到老再不想探什麼險；無論我活在世上多少年紀，賭咒再不想飄海，做家中一個守成的兒子，不再自尋苦惱，把身命同海浪拚啦！眼花頭眩中，想起我父親所說的中庸之道，實在是上計；那有把好端端的七尺之軀，來給颶風惡浪相周旋的呢？唉！我這個浪子，今天才曉得回頭了！這種智識同悔恨，是跟着風颶漲落的；風颶大一些，我的念頭亦就切一些。到了明天，風勢略微減小，浪亦稍稍平靜，那顛簸的勁，我亦漸漸習慣了；但覺得整天身體不舒服，因為腦筋裏餘眩還沒有完呢。到了將晚，天朗氣清，風平浪靜，那一

輪紅日，在碧澄澄的海波盡頭處落下去；真是一幅海天晚景圖。

第二日天氣更好，微風不動，那深藍色的海水，受日光照着，像碧玻璃一樣；這種好景致，我出了世亦沒有看見過。這天夜裏，睡的很熟，也不頭暈，滿身舒暢；比在風浪裏頭，一苦一樂，真有天淵之別。隔夜那般陰晦，今朝這樣清明，實在出人意料之外；就此我的壯志，又發作起來了。

這時候我那朋友，進艙來看我，一隻手按在我背上，說道：『小孩子，不舒服？你經過這番風浪，怎麼樣？我料你必定害怕的很；但是這種風，祇算得吹帽風，那還值得怕嗎？』我答道：『這樣大風，還祇算吹帽風嗎？據我看來，正是絕大的巨颶了。』朋友又道：『好笨好笨，拿微風當做巨颶，你這孩子的識見，怎麼這樣淺陋？這算什麼風，剛剛可以便利這船的海程，吹到人身上，一點不冷，怎麼說得上是颶風呢？但是我亦不能責備你；你是一個小河裏的舵工，那

裏會知道海面上的情形？現在不說別的，我那邊有很好的酒，你來飲一點，保管你胸中舒暢。你不看見這樣明淨無塵的好天氣嗎？

我這時跟着他就走，彷彿那老舵工一樣，把酒加了些漿就飲。

這一夜浪遊的志念，又大動起來；把那颶風裏頭的悔改心，丟到九霄雲外去了。仍舊我行我素，決志遠行，毫不返顧。私下想道：這鏡面一般平的海，何等好玩呢！況且在大風之後，海程格外平靜；這時害怕的心，一些沒有，彷彿被海吞去了的，登時跳出了愁城，那豪邁堅振的精神，就是老舵工亦不過如此。五六天裏頭，毫不想家；一派蕩子的行徑，百事都不在我的心上了。自以爲這是嘗試嘗試，將來總要達到那目的的；那知上帝不見憐，竟聽我鑽入患難裏頭去，不然倘使天心啓佑我，怎麼會身冒百險，還不會清醒的呢？

到了第六天，船到耶茅河口上；忽然起了一陣對面風，但天色還清朗，本